

參閱文稿

北京華研有限公司
(香港) 桑尼研究公司

No. 2013~33

2013年6月25日

南懷瑾的學問與修行

薛仁明¹

南懷瑾去世半年了，偶爾，還聽到有人批評他。

相較於批評者，尊敬他的人，當然更多。南懷瑾的粉絲，層面甚廣、範圍頗大，三教九流都有。罵他的人，倒很集中，不外乎知識分子、學院學者，以及受他們影響的年輕人。

這些人，均雅好讀書，也都頗有學問。不過，他們從不認為南懷瑾有學問，或者說，他們總覺得南懷瑾的學問大有問題。

南懷瑾有無學問，其實是個偽命題。真正的關鍵在於：他們和南懷瑾，本是迥然有別的兩種人；所做的學問，更壓根不同回事。

¹ 本文的刪節版曾登載於2013年5月19日廣州《羊城晚報》；發《參閱文稿》再做修改。

首先，南懷瑾讀書極多極廣，卻絕非一般所說的學者。他沒有學問的包袱，也不受學問所累。南懷瑾素非皓首窮經之人，更非埋首書齋之輩。他不以學問為專業，也不讓學問自成一物。他對實務的真實感極強，對生命之諦觀與世局之照察，均非學者可望其項背。他是修行人，也是個縱橫家。他是傳奇人物，也是個在世間與出世間從容自在出出入入之人。因此，他的影響力，不只在於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興趣之人，更遍在於民間的三教與九流。

再者，學院一向專業主義掛帥，逢人便問，研究的是甚麼專業？南懷瑾沒啥專業，是個通人。在學問的路上，他沒太多師承，也沒明顯的路數。他自私塾讀完書後，參訪四方、行走江湖，既俯仰於天地，又植根於中華大地，然後，向上一躍，直接就“走向源頭”（林谷芳先生語），再從學問的源頭處立言。因此，氣魄極大，視野也極遼闊。他將文史哲藝道打成一片，不受學術規範所縛，也不受學術流派所限，更不管枝節末微的是非與對錯；他行文論事，總信手拈來，左右逢源；言說之方式，更是不拘一格。因此，他的書可風動四方，也可讓沒啥學問的人讀之歡喜。於是，明白者，知其汪洋闔肆、難以方物；不知者，便難免有“隨便說說”、“野狐禪”之譏了。

南懷瑾的心量與視野，又迥異於一般談傳統學問常見的那種宋以後的格局。宋之前與宋以後，差異極大，攸關至鉅。宋之後，士專於儒，而儒又閉鎖，士遂萎縮。士的萎縮，導致理學家的大談心性，也導致晚明文人的耽溺風雅，還導致乾嘉士人埋葬於故紙堆裡的考據學問。而今兩岸的中文學界，仍多是這三個系統的分支與衍生；能昂然掙脫者，其實不多。也正因如此，越到後頭，談中國學問的讀書人給人的印象，常常要不就酸、要不便腐，要

不就充斥著門戶之見的意氣之爭。換言之，自宋以後，士人的整體格局，忽地變小；該有的氣象，也已然不再了。

南懷瑾不然。南懷瑾直承漢唐氣象，兼有戰國策士的靈動與活潑，同時又出入於儒釋道三家。於禪，獨步當今；《禪海蠡測》，尤其精要。但他的《論語別裁》，卻風靡無數，最是膾炙人口。究其原因，或以其通俗易懂，但更緊要的，其實是全無宋儒以降之酸腐味也。當然，以專業角度來看，《論語別裁》細節上的謬誤，其實甚繁；章句的解說，更多差池。正因如此，向來強調專業主義、執著於細節真偽對錯的兩岸學者均不以為貴；不僅長期忽視之，甚至還一直蔑視之。只要談起《論語別裁》，幾乎就是不屑一顧。然而，《論語別裁》的價值，本不在於細節的是非與對錯。該書之可貴，是在於跨越了宋以後的格局，直接再現中國學問該有的宏觀與融通。有此宏觀與融通，便可使學問處處皆活，立地成真。

南懷瑾在《論語別裁》一書中，幫孔子添了不少禪家及縱橫家的氣味；這與孔子的原貌，當然頗有落差。可是，這種新鮮味，肯定很符合孔子之心意；如此空氣多流通，更是契合於孔子。南懷瑾即使說錯，孔子看了也覺得有意思。孔子最異於後代儒者，即在這空氣之多流通；因空氣多流通，孔子與時人多有言笑，也可聞風相悅。除了《論語》，南懷瑾又看重《孔子家語》。《孔子家語》朗豁而不拘一格，許多“正經”的儒者以及“認真”的考據家都說是偽書，可南懷瑾從不計較那書偽或不偽，只關切那心意真或不真。

事實上，凡事都該空氣多流通。空氣流通，才可呼吸吞吐，學問才會有氣象。學問如此，為人亦如此。南懷瑾曾有學生說，

南“比江湖還‘江湖’”；另一個學生則看南懷瑾不管如何“歪魔邪道的人物，他照樣來者不拒”，別人怎麼議論，南也從不理會，遂看得“既驚又怕”；後來總算漸漸明白，才由衷佩服，言道，“（南）老師是既可入佛，又可入魔的老師”。

這般江湖、這般吞吐開闔，當然迥異於今日學問之人，也有別於宋以後的主流儒者。南懷瑾若相較於古人，先秦迢遠，暫且不說；在漢唐的典型士人中，張良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，是個黃老。諸葛亮通陰陽、擅兵陣，民間至今津津樂道其計謀活潑；京戲裡的孔明，還穿著一襲八卦服。他二人，一興漢，一扶漢。數百年之後，又有奠基大唐盛世的貞觀名臣魏徵，剛毅嚴正，其年少學問的根基，卻是縱橫家；至於唐代中興名臣李泌，史冊說他與肅宗“出則聯轡，寢則對榻”，自稱“山人”，行軍於君側，則是一身的白色道袍。

南懷瑾呢？南懷瑾講佛經、說儒典、談老莊，此外，也頗涉謀略之學，分別講過《素書》、《反經》、《太公兵法》；其人有王佐之才，其學堪任王者之師。嘗被舉薦於臺灣當局，亦曾為蔣經國所重視。但作為一個領導者，蔣經國好忌雄猜，其實容不下有王者師姿態的人；他喜歡的，是忠誠勤懇之技術官僚。南懷瑾為人不羈，且大才槃槃，門人又多一時顯要，旋即遭蔣經國所忌。南見微知漸，遂毅然離臺赴美。

南懷瑾講述的《反經》，又稱《長短經》，談的是“王霸之學”的縱橫之術。南懷瑾言道，“長短之學和太極拳的原理一樣，以四兩撥千斤的本事舉重若輕”，正因舉重若輕，又能出能入，因此，長短之學不僅通於太極拳，更可通於凡百之藝。凡事若能“中”（去聲），能準確地命中要害，才可能舉重若輕。大家熟

知的庖丁解牛，就因能“中”其肯綮，故“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”，那正是藝之極致——不僅神乎其技，更進乎道矣。

孔子也深契於“中”，故能遊。孔子說，“遊於藝”；蓋其生命有迴旋餘裕，可優哉游哉。相較於後世儒者，孔子多了“無可無不可”；於是在俯仰之間、進退之際，遂有迴旋餘裕可資優游。藝是生命之迴旋餘裕而化為各種造形，因此，藝也通於遊戲。至於“王霸之學”所談的謀略，則是天意人事在恰恰一機的遊戲之姿。凡長於此者，多跌宕自喜之徒。因此，曹孟德詩，最稱獨絕；近世毛潤之，亦頗有詩才。李白好任俠，志在“王霸之學”，為人跌宕自喜，詩遂成千古絕唱。

南懷瑾善謀略，也通於諸藝。他學得一身武藝，平日不輕易顯露，但仍教過國民黨大老馬紀壯、劉安祺等人打太極拳。他又通醫術，會幫學生開方子。南之門人孫毓芹，古琴界尊稱“孫公”，乃數十年來臺灣最重要之琴人，其在臺灣的古琴因緣就是由南懷瑾而起。又佛教梵唱有“蘇派”，當年在臺傳人，唯有戒德老和尚，南為延請至臺北的“十方叢林”書院傳授唱誦，還親自頂禮恭請。此外，南懷瑾也寫詩填詞，另有一手清逸的好字。直到93歲，他還示範吟唱杜甫〈兵車行〉，聲若洪鐘，音正腔圓，據現場與聞者形容，“氣勢如壯年，音清如少兒”。

當然，南懷瑾最突出的，還是他的修行。他的修行，與他的學問，從來就是一體的。南懷瑾對於修行，不僅知得，更能證得；體道之深，當世鮮少有人能比。他道業有成，道名天下揚；不管是兩岸三地，或是海內海外，折服於他的，多半是緣於修行。可當代的知識分子，恰恰離修行最遠；甚至連甚麼是“道”，他們都只有概念的分析，卻從來無有生命之實證。知識分子因不知修

行，常常書讀得越多，越把自己搞得滿臉浮躁、一身鬱結。結果，這些讀書甚多、自認一身學問卻又不時為躁鬱所苦的讀書人，竟對年逾 90 都還神清氣爽、滿臉通透的南懷瑾大肆批評。

這真是件怪事。不是嗎？